

抱一·凝神·真如

佛道相通相同的形上關係

劉光義

一、前言

佛入中土，約在西漢末東漢初。佛在中國能有深且廣的發展，固有其時代環境關係：東漢末年，由于君昏臣佞，導致天下大亂，歷魏晉南北朝以迄隋唐而後止。這期間，政權頻更，雜胡滑華，是兩漢安定了四百年後的長期世亂。大亂之世，百姓遭劫，民陷痛苦，佛陀因果報應之說，和道家安命思想，幫助百姓，渡過亂世。以此佛在中土，紮根滋長，中國本身無宗教，佛教遂為國人普遍接收。

這種說法是事實，也是佛道相成救世表現；但此說仍是皮相的。佛道能水乳相融，是有其形上基礎的。東漢初年佛道就有了相互結合的事實。後漢書楚王英傳說：

楚王英……晚節更喜黃老，學為浮屠，齋戒祭祀。

楚王英是光武皇帝的兒子，明帝的兄弟。明帝曾有詔旨答覆楚王英說：

楚王誦黃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，潔齋三月，與神為誓，何嫌何疑，尚有悔吝，其還贖，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。

「浮屠」是佛陀異譯。「伊蒲塞」即優婆塞，涅槃經譯為「歸依佛者」。「桑門」即沙門，指出家修道者言。同書桓帝紀也言及桓帝，「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」浮圖也是佛陀異譯。這是佛道并傳的明證。東漢楚王桓帝輩是否瞭解佛道相通的形上關係，固不可知，而佛入中土，得以順利發展者

，實老莊思想已流佈於中國社會；易言之，即老莊尤其莊周，在中國思想園地上，所作的開拓，使佛法一到中國，即遇到老莊壟殖的沃土，而生根滋長發華結果。英人湯姆士默敦(Thomas Merton)說：

唐代的禪師纔是真正承繼了莊子思想影響的人。

禪宗所言頓悟和老莊見地，實多相通相同處。鈴木大拙說：

禪師的最明顯的特質，是在於強調內心的自證。這種自證，和莊子的坐忘心齋和朝徹，是如出一轍的。

佛禪老莊有着如此密切關係，於此欲就老子的抱一，莊子的凝神，說佛禪的真如；進而論述其相通相同的形上關係。

一、主述

(一)老子的抱一

「抱一」二字首先出現在老子的第十章。是如此說：

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？

這句話裏，老子告訴我們，什麼是「一」，什麼是「抱一」。各家全有詞異義同的詮釋。王弼注「營魄人之常居處也。一，人之真也。言人能處常居之宅。抱一清神能無離乎？則萬物自賓也。」一為人之真，抱一即如人能處常居之宅。萬物自賓，則我之「一」為主也。此一即為不受萬物干擾

的本心。故魏源說：「心爲物役，離之爲二，則神不守舍。」「惟抱之爲一，使形神相依，而動靜不失」（注一）。依魏源義，神爲「一」，形神相依爲「抱一」。劉師培視抱一爲「安持其神」（注二）。淮南子說：「夫人之事其神，而矯其精營，慧然而有求於外，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」（注三）。有求於外，即神與形離，亂其「一」之真。綜上諸義。「一」即人的純真不二，天賦精神。此種精神，不爲物染即「抱一」。則此一佛所說之「真如」本心也。唯識論釋真如之義說：「謂此真實於一切法，常如其性，故曰真如」。常如其性，不變不改；即老子所指，人之真處常居之宅，形神相依，動靜不失之情形。如欲將此「一」及「抱一」，說之以形下具體之義，則若老子第二〇章所言：

衆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臺；我獨泊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。「嬰兒未孩」，河上公注爲「如小兒未能答偶人之時」。「未能答偶人，即尚未與人事相接，如渾沌之未開七竅，自是真如本心。王弼注爲，「無形之可名，無兆之可舉，如嬰兒之未能孩」。「嬰兒，釋名釋長幼曰：「人始生曰嬰兒」（注四）。孩，應釋如孟子盡心篇「孩提」之孩。趙岐注：「二三歲之間。」則孩大於嬰兒。王注和河上公說通，未能答偶人，尚未省人事，孩提則略具知識。一、真如，如嬰兒未涉人事，無欲無爲之心，故釋德清云：「嬰兒乃無心識愛憎之譬」是也（注五）。亦即自然之心。莊子逍遙遊篇有幾句話，就是說這種自然之心的運作情形。是如此說：

若乎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！
郭象注：「自然者不爲而自然者也。」這種意義恰如莊子田子方篇所言：至人之於德也，不修而物不能離焉，若天之自高，地之自厚，日月之自明，夫何修焉？

均不假外修，不受干擾的「自安」「自厚」「自明」，正是此心自如沉淪。「自我」即如此發現。發現自我，是禪的主旨。馬祖道一禪師，以發現自我，爲教人的目標。發現自我，即明心見性，「真如」所在了。發現真如自我，亦非簡單事。大千世界，塵囂迷離，世俗光怪，最足迷入心性。莊子應帝王篇有一段話，可以借來，說明此況：

鯁桓之潘爲淵，止水之潘爲淵，流水之潘爲淵；淵有九名，此處三焉

郭象注：「雖波九變，治亂紛如，居其極者，常淡然自得。」九變的波流，「其淵深莫測一也」（注六）。都是沉淪世俗紛雜，能迷失本性，離棄真我，惟「居其極者，常淡然自得。」自得者，悟其本性而不迷也。慧能常以「迷則凡悟則聖」教人；人所以迷者，六祖壇經定慧一體章，嘗說此情形：「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。真如若無眼耳鼻聲當時即壞。」這些外物世俗，在佛在禪，認爲不可免。莫有了這些，真如本性，即失其作用。六祖慧能曾對臥輪禪師示偈說：

慧能沒伎倆，不斷百思想，對境心數起，菩提作麼長（注七）。

我想即成佛作聖，對境也會起心的；如真不起心，那成了莊子天下篇所說的：「慎到之道，非生人之行，而死人之理」了。所以唐代的佛教大德龐居士也說：

神通與妙用，運水與搬柴（注八）。

佛是要渡人的。既要渡人，如何離棄人間事？雖然，真如不生於塵緣，弘忍禪師說：「真如有本，不從緣生」（注九）。而確從世務叢陸中磨練而來，要在不染耳。故六祖慧能說：「六根雖有見聞覺知，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。」佛家於此所說甚多，弘忍說：「八風吹不動者，真是珍寶山」（注十）。八風世務也。弘忍又說：「此真心者，自然而有，不從外來，不屬於修。」自亦不爲外務世俗擾，此八風吹不動也。金剛經所謂：「應無住而生其心」。青龍疏鈔云：「即佛勸生真如無染之心」（注一一）。也就是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說的：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」顛倒夢想即是世事妄幻。其實孔子晚年也抵此境地。仲尼自謂：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從心所欲而不踰矩。」耳順者，任你說東說西，雜沓紛云，我心自有其真，任耳聽來，不煩我慮。至「從心所欲」，我心自如不爲物染。任此不染無欲本心所爲，皆合自然之理，自不踰矩。非獨聖如仲尼，能把握此心，即王陽明臨逝語其弟子曰：「此心光明，夫復何言？」，也把握到不爲物染的本心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無間儒佛也。這種守本心不受擾之理，莊子在齊物論篇講的好。他說：

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，無成與虧故昭氏不鼓琴也。

鼓琴譬有爲。有爲則是非起，本心蔽，真如壞矣。林希逸口義說：「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，但見胸次膠擾，便是道虧而變成；及此念一過，依然無事。」一念未起，正是無爲心齋；胸次膠擾，便是真如受蔽；此念一過，依然無事，便是本心未被物染。未被物染，便是莊子德充符篇言：「死生存亡，窮達貧富，賢與不肖，毀譽飢渴寒暑，是事之變命之行也……故不足滑和，不可入於靈府」。凡人所必經者，隨形任化，不足擾心。靈府者心也。王安石說：「莊生之書，通性命之分者」此也。佛言八風吹不動者，正說此種情形。八風吹拂，我心不動，正莊生所言：

其好之也一，其弗好之也一；其一也一，其不一也一。其一與天爲徒，其不一與人爲徒。天與人不相勝也。是之謂真人。

好與弗好，不擾我心，八風吹不動，真如凝定，是「其一也一」；真如既不被八風吹動，自不爲不一的外物所擾。禪如此瞭解本性，即純粹的存在，是「其不一也一」。乃任八風吹擾，世事變幻，而一真湛然也。「迷即凡悟即聖」，故「其一與天爲徒，不一與人爲徒」。真人涅槃永寂，真如不蒙不蔽；凡人則輪迴流轉，死死生生，故天人不相勝。得一之旨如斯，故老子卅九章說：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爲天一貞。其致之。

「得一」即抱一。吳澄說：「一者沖虛之德，前後所謂抱一，所謂混爲一，所謂道生一，皆指此」（注一二）。王弼注：「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盈生貞。」釋德清解曰：「一者道之體也，其體至虛而無爲。」（注一三）道虛而無爲，則於萬物不擾，而任萬物之自然，此即莊生所說的神凝。神凝則不爲物擾；神凝則「一宅而寓」，「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」（注一四），故不擾物。不爲物染，亦不擾物，全然本心自守，即是佛之真如。唯此一，不可拘執爲有象可察之一，乃虛靜之道體。如金剛經一體同觀分所言：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」此其爲明心見性的真如，得一即得真如。此當由無爲而得。莊子至樂篇說：

天無爲以之清，地無爲以之寧，故兩無爲相合，萬物皆化。

萬物皆化，皆順其自然而化，準是以言，無爲爲得一不二門徑。

（二）見性之理老莊佛禪相通如一

前節所言，老子的抱一得一，即佛禪的本心真如。守此真如本體純粹存在之道，莊子的「一宅而寓」，「徇耳目內通」，均其要徑。此老莊佛禪的相通處。三者似均以頓悟而明心見性。莊子德充符篇說：

常季曰：「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，以其心得其常心」方潛南華經解說：「以知得心明心也；以其心得其常心，見性也。」此即達磨血脉論所言：「若欲覓佛須是見性，見性即是佛。」又說：「本性即是心，心即是性，性即是同諸佛心。」如何得此心？成疏說：「夫得心者，無思無慮，死灰槁木，泊爾無情。」此言不假外求，自然而得。錢穆說：「能忘却此各器官之外界接觸，而生出超然之知。」（雙溪獨語（二）之七）超然之知，當是本心真如。金剛經說：「心開悟解，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知。」「故知萬法盡在自心，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。」這就是莊子「以知得心，以心得性」之言。六祖壇經也說：「一切般若知，皆從自性而生，不從外入。」「故知萬法盡在自心，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」（注一五），「若識自心，見性皆成佛道」（注一六）。莊子於外物篇講此理更爲肯定。他說：「彼教不學，承意不彼。」成疏：「非學心而本性具足不由學致也。」以上之論，三者之說，見性知心，昭然如一。老子二〇章四十八章分別說：

絕學無憂。

爲學日益，爲道日損。

老子所以如此說，因爲他生秉清冷之智，對自然萬物以客觀觀察，而得到世務變遷的法則事理，異於儒者格物致知的知，係積累而來。孔子說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，是襲取前人的經驗；荀子說：「真積力久乃入」，朱熹更說：「今日格一物，明日格一物。」此種漸悟，增進累積，固有益求知；而不但無益於道的體認，更反成障礙。五祖弘忍告其弟子神秀說：「無上菩提，須得言下識自本心，須得言下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不生不滅，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見，萬法無滯。一真一切真，萬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實。若如是見，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」（注一七）。老

二者悟道之見，幾全相同。永嘉禪師證道歌說：「絕學無憂閑道人，不除妄想不除真。」永嘉之意，摒除人間一切俗學，不為瑣屑繁多的有為修持。人間之學，雜沓紛歧，皓首窮年，未必有成，永嘉蓋用老子「絕學無憂」之意，亦以頓悟為是。如此禪老永嘉三者意同，莊生之見也同乎此。莊子大宗師說：

參日而後能外天下；已外天下矣，吾又守之，七日而後能外物；已外物矣，吾又守之，九日而後能外生；已外生矣，而後能朝徹；朝徹而後能見獨；見獨而後能無古今；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生不死。殺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。其為物無不將也，無不迎也，無不毀也，無不成也，其名爲撻寧。撻寧者撻而後成也。

朝澈見獨，即佛禪的頓悟見性。不死不生，即佛的涅槃永寂。成疏所說：「心既虛寂，萬境皆空，是以天下地上，悉皆非有。」「坐忘我喪，運心既久，遣遺漸深。」是言頓悟見性的歷程。故成疏又說：「死生一觀，物我兼忘，惠照豁然，如朝陽初啓，故謂之朝澈。」此朝澈非頓悟而何？羅勉道於其莊子循本，解之甚恰曰：「一朝而透澈不俟七日九日也。」既頓悟矣，自可見性，故成疏繼言：「非有非無，不古不今；獨往獨來，絕待絕對，親斯勝境，謂之見獨。」絕待絕對，獨往獨來，時空俱泯，不為物染之心也。達磨悟性論曰：「內不起心，則外不生境，境心俱靜，乃名為真見。」心不為物染，即存我本心。見此本心，即真如也。成玄英者，佛家的西華法師，故說此義，能夠如此透澈。至「殺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死。」釋德清於莊子內篇注說：「若形骸已外，則一姓獨存，故曰殺生者不死；能造化群生，而一真湛然，故曰生生者不生。」一性獨存，一真湛然，涅槃永寂之徵。釋德清亦是高僧。朝澈見獨之意，於莊子田子方篇亦有說：

「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，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。」老聃曰：「吾游於物之初。」

離人遺物，即不為塵俗所染而游於物之初。不為物染，本心自存，即存性見獨。淨心經云：「即時豁然，還得本心」，即是此意，六祖壇經傳香懺悔章曰：「自除迷妄，內外明澈，於自性中萬物皆現。見性之人，亦復如

此。」「自除迷妄」即「遺物離人」「遊於物之初。」即是見獨見性，頓悟真如之理。老莊佛禪一也。

(三) 真如之蔽現

佛禪老莊於頓悟見性之理，所見如一。而此真如本性，往往為有我世俗之見所隱所蔽。莊子齊物論篇說：

夫隨其成心而師之，誰獨且無師乎？……未成乎心而有是非，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。是以無有為有……吾獨且奈何哉！

此處用范無隱的話解說，最為妥帖。范說：「未成心則真性渾融，太虛同量，成心則離乎性，有善惡矣。人處世間，應酬之際，有不免乎成心，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，則善惡不萌，是非無朕……」（注一八）。范氏之言，近於禪旨。永嘉禪師證道歌說：「諸行無常一切空。」一切萬有生滅無常，都是空幻，何必執着此暫生的幻象，言是說非。世人不悟，妄執是非，迷失本性，真如自不易見。同篇云：「道隱於小成，言隱於榮華」，就是幻象蒙蔽真如之譬。又同篇的：「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；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。」既物有本然本可，即物之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超越了善惡的觀念，達到了毀譽不動，哀樂不生的境界，自然也就沒有是非的分別。嵇康憂憤詩說：「志在守樸，養素全真。」即此意境。庚桑楚說：

夫外轆者不可繁而捉，將內捷；內轆者不可繆而捉，將外捷。外內轆者，道德不能持，而況放道而行者乎？

外捷則物欲不能入，內捷則真如靜而不出。如此寂然不動，萬物不能撓心。「放道而行」之「放」，猶孟子求「放心」之放。故呂吉甫注：「是真如不失之道。」外轆者為外物所拘也。同篇南榮越見老子，老子云：「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。」即為外物拘擊之意。王安石曰：「此釋氏所謂汝胸中正鬧也。」外轆之謂也。此老子教人守真全素之道。老子第十二章說：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聲色爽獵全是外轆，故憨山解說：「此言物欲之害，教人離欲之行也。」物欲擾人，齊物論篇所言：「與接為構，日以心鬥。」就是指此。故莊子

教人「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」(人間世)，又說渾沌開七竅而死(應帝王)。必物欲盡去，心不為所染，我本然之心，即存而不失。老子十九章教人「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」，廿九章說：「聖人去甚去奢去泰。」全是去人欲存真如之理。老子第三章說：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

尚賢貴貨，全出於有知，有知方使有欲，是以王弼注說：「可欲不見，則心無所亂。」欲由知啓，是以「太上未嘗自謂有知，未嘗見有可欲」(注一九)。未嘗見有可欲，則心無所染，自守其素心真如。故此章下文說：「常使民無知無欲。」王弼注為「守其真也」。真當即真如。老子四章說：

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或存。

湛兮而存者何？本心真如也。此言由挫銳解紛、和光同塵為手段，以達致湛兮若存的境界。何以能夠如此呢？王弼注曾有說：「銳挫而無損，紛解而不勞，和光而不汙其體，同塵而不渝其真。」無損不勞，其體不汙，其真不渝，外物不染，一真湛然，素心常存，神不散心不放，佛陀真如，莊生凝神，孟子求放心，全是說的這番道理。老子第五十二章說：
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，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

解老子道德經的憨山是釋德清，佛陀弟子。他解此章，最能見出，佛道相通精神。他說：「若馳聲色而忘返，則逐物而背性，是必收視返聽，內照獨朗，故曰閉其門……資耳目之欲，火馳而不返，則開兌濟事，喪心於物，則終身不救矣。」憨山的意思，塞兌閉門者，謹防此心不為物染，故金剛經說：「信心清淨，即生實相，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」(注二〇)。李文會注說：「信心清淨者，信本來心，無法可得，不起妄念，心常空寂，湛然清淨。」不起妄心者心不為物染。六祖壇經定慧一體章說：「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雖有見聞覺知，不染萬境而真常自在。」雖見聞覺知而萬境不染。就是圓覺經卷上說的：「永斷無明，方成佛道」之理。莊子應帝王篇於此也有很好的說明：

人皆有七竅，以視聽食息，此獨無有，嘗視鑿之，日鑿一竅，七日而

渾沌死。

七竅既鑿，則如齊物論所說：「與接為構，日以心鬥。」錢穆氏雙溪獨語(二)之七說：「喜怒哀樂，慮嘆憂愁，倏忽遷轉，在內不單純，對外不和平，至此渾沌已死。不見此心合定之一，只見外物殺亂之萬。」此即圓覺經卷下所說：「妄見流轉也。」真如素心，即此淪喪。達磨破相論說：「真如之性，既被三毒之覆蓋，若不超彼三大恒沙毒惡之心，云何名為解脫。」老莊以塞兌閉門不開七竅，以避塵染，禪則不避見聞覺知，自行解脫，此佛高出老莊境界耶？老莊於塵囂取拒斥態度，故不用官能，外於用知。莊子人間世篇說：

若一志，無聽之以耳，而聽之以心；無聽之以心，而聽之一氣。聽止於身，心止於符，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，虛者心齋也。

摒除世間無常的幻像，而全素心真如的本來面目。本篇下文說：「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。」郭注說：「使耳目閉自然得者，心知之用外矣。」心知用即離析本心，為物所染；心知即外，本性即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也。慧能說：「本性是佛，離性無別佛」(注二一)。莊周亦有於世事中超脫提昇的觀念。他在應帝王篇說：

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故能勝物而不傷。

郭象注陸長庚南華副墨都能恰當的解說此語。郭說：「物來乃鑒，鑒不以心，故雖天下之廣，而無勞神之累。」陸長庚說：「任萬感不傷本體。」其實這就是大宗師篇所說的「撻寧者，撻而後成」之理。此即六祖壇經定慧一體章言：「不於境上生心。」教授坐禪章言：「本性自淨自定，只為見境思境即亂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，是真定也。」又說：「但見一切人時，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，即是自性不動。」任世俗千變流轉，我心寂而不動，即真如常在。圓覺經卷上云：「譬如磨鏡，垢盡明現。」外物又能奈何？莊生自有此提昇境地，與禪無殊。由圓覺經「垢盡明現看老子亦具此提昇思能。老子十章說：「滌除玄覽能無疵乎？」河上公說：「當洗其心使其淨潔也。」王弼注曰：「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，則終與元同也。」「洗其心使淨潔」，「不以物介其明」，均於世俗中提昇也。莊嚴淨土分第十說：

應如是生清淨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。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

六祖壇經悟法傳衣章說弘忍爲慧能說金剛經至此，慧能由此大悟乃言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。」（弘忍曰）：「若言下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天人師佛。」孟子說的：「存其心養其性，所以事天」，也是這番道理。也以此莊子在宥篇，他說：

在之也者，恐天下之淫其性也；宥之也者，恐天下之遷其德也。

其性不淫，其德不遷，即本心存而不敢。陸長庚南華副墨說：「拂亂天常滅裂和氣，總是失真亂性。」莊子此言，即金剛經的「應生無所住心」，不爲聲色香味等外物所染。即莊子山木篇所言：「浮游乎萬物之祖，物物而不物於物，則胡可得而累也。」所以顏之推說：「莊老之書，蓋全真養性，不肯以物累己也」（註廿二）。不以物累己，惟嬰兒爲能，故老子第十章說：

專氣致柔能嬰兒乎？

嬰兒外無所知，內無所思，湛然本性。河上公所謂：「內無思慮，外無政事，則精神不去。」魏源老子本義所謂：「一而不雜。」管子內業篇說：「心靜氣理，道乃可止也。」真如本心，所以蔽所以現者，老莊佛禪所見略同。

（四）凝神守心

達磨破相論以爲真如之性，常被三毒覆蓋。三毒就是貪嗔癡。如何不被三毒覆蓋，凝神當是主要手段。莊子逍遙遊篇說：

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……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……之人也，物莫之傷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。

神凝可使物不疵癘年穀熟，金石流土山焦不熱，大浸稽天不溺。此釋道安所謂：「階差者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爲；級別者忘之又忘，以至於無欲也……修行經以此二者而成寂。得斯寂者，舉足而大千震，揮手而日月捫。」（注廿三）此真俗諺所云：「法力無邊」了。不是法力無邊，是我無爲

任萬物以自爲，則無不爲。我於萬物不擾，萬物發揮自性，自得圓滿。亦不爲萬物所染，此神凝之理。所謂「內心既寂，外境俱捐」。弘忍禪師最上論曰：「守此心者乃涅槃之根本，入道之要門」者此也。王敬以「其神凝三字爲一部南華不旨」（注廿四）者此也。慧能禪師臨終示偈云：「寂寂斷見聞，蕩蕩心無着。」斷見聞即可凝神。老子第七章說：

天長地久，天地所以能長具久者，以其不自生。

不自生則自忘其身，自忘其身，不與物染，此莊子坐忘喪我之境。莊子的喪我心齋坐忘，乃系列之發展。喪我則同乎萬物，心齋則虛而待物，坐忘則忘乎一切。如此則不與競，不爲物染，心不放神不散而凝於一。莊子庚桑楚謂：

兒子動不知所爲，行不知所之，身若槁木之枝，而心若死灰。若是者，禍亦不至，福亦不來，禍福無有，惡有人災也。

槁木死灰，似說寂寞無情，保本心免物染。此論正似達磨血脉論之言：「除此心外，無佛可得」；但人不能盡如嬰兒。莊生言：「有人之形故群與人。」群於人而因境生心，欲免物染，談何容易！須如僊遊翁集英釋金剛經說：「此言金剛乃若刀劍之有鋼鐵耳；譬如智慧，能斷絕貪嗔癡一切顛倒之見。」庚桑楚篇講的好：

徹志之勃，解心之謬，去德之累，達道之塞。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，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。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，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德也。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。正則靜，靜則明，明則虛，虛則無爲無不爲也。

四六在胸，即爲物染，本心不可保，真如不可現。莊子徐無鬼篇所言：「馳其形情，潛之萬物，終身不反」者即此，故莊生曰：「悲夫！」徇物則凶。達磨悟性論說：「寂滅是菩提，滅諸相故。」又說：「一念心滅，即出三界（貪嗔癡）」。「一念心滅，念念歸靜，方見真如。桑庚楚篇又說：

老子曰：「衛生之經，能抱一乎？能勿失乎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？能止乎？能已乎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？能儻然乎？能侗然乎？能兒子乎？」

郭注：「不離其性。」成疏：「守真不二」「順物無心，同於赤子。」此

即圓覺經卷下所說的：「不著聲聞緣覺境界，雖現塵勞，心恒清淨。」本心清淨，未為物染，真如自存。

(五) 合光同塵

永嘉玄覺禪師證道歌有言：

貧則身常披縷褐，道則心藏無價珍。

此言和老子七十章「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，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」語意相近。王弼注說：「褐者同其塵，懷玉者寶其真。」寶其真，則是莊子齊物論的「旁日月挾宇宙」也。同其塵，則齊物論的「置其滑滑以隸相尊」也。混迹人間而無殊世俗，內懷真我，而不為世污，知我者少也。苟知此者，達道頓悟，成佛成聖矣。永嘉禪師證道歌又說：

日可冷，月可熱，衆魔不能壞真說，象駕崢嶸謾進途，誰見螳螂能拒轍。

龐居士語錄說：「神通與妙用，運水與搬柴。」永嘉與居士意，真如本心，即寓日常生活裏；但要自己證悟。自性清淨，則不受妄念名相迷惑牽引。莊子知北遊篇說：

古之人外化內不化，今之人內化外不化。

呂惠卿注說：「古之人外化與物偕逝，內不化則有不亡者存。」不亡者存，本心真如存而不失，即成佛矣。

(六) 真如永住

為客塵所覆的真如，如何能現而常存呢？蘇東坡語曰：「常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時忘却經營！」坡翁此語，靈感當自莊生來。莊子大宗師篇說：

假於異物，託於同體；忘其肝膽，遺其耳目；反始終始，不可端倪，

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為之業。

此身非我有，原即幾種元素物質組合而成。故成疏說：「水火金木，異物相假，衆諸寄託，共成一身。」王世貞更引圓覺經說「假於異物」是「地水火風之論。」地水火風，亦是物質。凡屬物質，必朽必壞，一時暫住，何勞掛懷？故肝膽耳目，全可付之一忘。此身既忘，則「反覆終始」者，

皆事變命行，日常塵俗瑣屑，何足染我真如本性。此莊生所言：「有骸形無損心，有且宅無情死」（大宗師）也。六祖壇經傳香懺悔章所言：「皮肉是色身，色身是舍宅。」也說此理。大宗師所載莊子的坐忘哲思，亦言此理：

墮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通，此謂坐忘。

大宗師篇這兩段話，同一意義。「忘肝膽遺耳目」即「墮肢體黜聰明」即「離形去知。」如此才能將生生死死的輪迴，及聲色等有為塵垢，付之一忘。塵垢滌除，真性自然彰顯。得失從緣，心無增減，真如素心，可存可保。達磨四行觀釋曇琳序：「深信含生同一真性，但為客塵妄想所覆，不能顯了。」去此客塵，自可逍遙自如。此六祖壇經教授坐禪章曰：「人性本淨，由妄念故蓋覆真如；但無妄想，性自清淨。」莊佛所持，真如永住，於理一也。真如來自本心，出自本性，故達磨血脉論說：

離此心外，覓菩提涅槃，無有是處。

慧能在大梵寺講法，其意亦說：「菩提即是自性，這個自性，本來清淨。我們只要把握這個心，便立刻成佛。」六祖壇經悟法傳衣章也說：「一切般若智，皆從自性而生，不從外入。」弘忍最上乘論也曾言：「真心自然而有，不從外來，不屬於修。」莊子於大宗師篇講此理更為明白：

南伯子葵曰：「子獨惡乎聞之？」曰：「聞諸副墨之子，副墨之子，

聞諸洛誦之孫，洛誦之孫，聞諸瞻明；瞻明聞之聶許，聶許聞之需役；需役聞之於謳，於謳聞之玄冥；玄冥聞之參寥，參寥聞之疑始。

陳晝昌莊子正義注的最好：「大道之傳，由外而內；究其本始實吾性天所自有。」六祖壇經付囑流通章說：「皆是本心生萬種佛。」孟子說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，反身而誠」（注廿五）。莊子於這種道理知之稔見之真者，以其能喪我。齊物論曰：

南郭子綦隱機而坐，仰天而噓，蒼焉似喪其耦。顏成子游立侍乎前。

曰：「何居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隱機者，非昔之隱機者也？」子綦曰：「……今者吾喪我。」

錢穆氏解此一段話，極得其精髓。他說：「吾之喪我，則是喪了一個假我，見得真我，則自能審乎無假，而不與物遷。真吾自有此一吾，不向外面

異物借來，始能不隨外面異物運動」（注廿六）。全是喪我而真如自在之理。齊物論又說：

忘年忘義，振於無竟，故寓諸無境。

忘年自然否定了時間，忘義也就泯滅了是非。「振於無竟」胡遠濬莊子詮詁說為「知止於道」。死生是非，乃幻非真，遷轉無常，付之一忘，則死生齊是非泯，本性全真如在。如此而已。

（七）言與道

文字語言，是保本性見真如的津梁工具，是手段不是目的。讀莊學禪全當注意此點。雲門禪師說：

莫道今日謾諸人好，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藉，忽遇明眼人見，謂之一場笑具，如今亦不能避得也（注廿七）。

此言語文字，於學道不得已而用之。如老子說：「道可道非常道」也。莊子極知此旨寓言篇說：

不言則齊，齊與言不齊，言與齊不齊也，故曰無言。言無言，終身言，未嘗言；終身不言，未嘗不言。

齊物論篇說：「無謂有謂，有謂無謂。」也是此意。世人常忽視了佛的「不立文字明心見性」之說，構成語言文字障礙，如永嘉禪師證道歌說：「吾早年來積學問，亦曾討疏尋經論，分別明相不知休，入海祿沙徒自困」不知「諸佛妙理非關文字」（注廿八），只是一種形象。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章說：「意亦象盡，象以言著。」象言只是工具。於此莊生於外物篇說的最為明白：「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」莊子在知北遊篇，更說出同於禪的道理：

無思無慮始知道，無處無服始安道。

此所以本篇下文言：「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故聖人行不言之教。」有時文字於頓悟見性，是全無用處的。大涅槃經說：「昔昔星比丘雖誦得十二部經，猶自不免輪迴者，為未見性故。」所以慧能說：「本性自有般若之智，自用智慧，常觀照故，不做文字。」老莊佛禪於語言文字悟道的看法，竟相同的若合符節。

三、結論

近年頗受二三生徒導引，為擴大莊學研究領域，而涉獵佛典，發現老莊佛禪，竟有同穎異室，聲應氣求之同。張東蓀因言：「老子擬佛，莊子配佛」（注廿九）。余因成此文，假老之抱一、莊之凝神、佛之真如說之。而質本愚魯，學養謙澀，於佛所知尤陋。率而操觚，貽笑方家，幸大德高士，不吝賜教，是所禱焉！

附注

- 注一：見魏源老子本義第九章。
- 注二：劉申叔先生遺書第二册老子斟補。
- 注三：淮南子俶真訓。
- 注四：劉熙釋名釋長幼。
- 注五：釋德清憨山道德經解。
- 注六：陳壽昌莊子正義。
- 注七：吳譯吳經熊禪的黃金時代第四章引。
- 注八：龐居士初參石頭希遷禪師示法詩。
- 注九：弘忍禪師最上論。
- 注一〇：全注九。
- 注一一：金剛經莊嚴淨土分第十。
- 注一二：魏源老子本義引。
- 注一三：憨山道德解。
- 注一四：莊子人間世篇語。
- 注一五：曹溪本六祖壇經悟法傳衣第一。
- 注一六：全注一五。
- 注一七：全注一五。
- 注一八：褚伯秀莊子管見引。
- 注一九：魏源老子本義。
- 注二〇：金剛經離相寂滅分第十四。

- 注二一：曹溪本六祖壇經悟法傳衣第一。
 注二二：錢穆莊子纂箋引。
 注二三：釋道安般經注序。
 注二四：王夫之莊子解王敵附注。
 注二五：孟子盡心上篇。
 注二六：二語分別見六祖壇經釋功德淨土章及參請機緣章。
 注二七：吳經熊禪的黃金時代譯者前言引。

三十五年來中共經濟的演變

鄧 辛 未 著
 售價一四二元

三十五年來中共經濟的演變，從「大躍進」失敗到「四化」，一連串的措施，帶來的都是無法解決的矛盾和問題，「四個堅持」是其根源，市場機能等是他面臨的問題，本書以平實的態度，有系統地剖析中共經濟問題和因素，為讀者提供一本有價值的參考資料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- 注二八：曹溪本六祖壇經參請機緣第六。
 注二九：張東蓀中國哲學史上佛教思想之地位。

附記：

謹以此文紀念母親九十晉四冥誕。吾母困厄以終二十四年矣，椎心之痛，風木之悲，幾時已耶？天乎！

國民政府之建立與初期成就

岫廬文庫〇九六
 王 正 華 著
 售價九五元

國民政府於民國十四年七月在廣州成立，至十五年底北遷，完成兩廣統一，出師北伐，將革命勢力推向長江流域，開啟中國的新局面。本書主旨即在探究中國國民黨如何建立國民政府，及其在廣州時期於政治、外交、財政、軍事上的措施與成就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